

後漢書

二八



列傳卷第六十四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表紹 子譚

劉表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郭緣

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表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

譚尚敗退操

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

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

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

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

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

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

尚戰於外門

郭郭之門

譚敗乃引兵還南皮

南皮

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

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

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

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奔兄

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

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

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

城固守

前書劇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

尚圍之急

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

魏志

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

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

蕩彝倫攸斁

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

是

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

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

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

雖楚魏絕邈山河迢遠

楚荊州也魏冀州也

戮力乃心

共弊王室

左傳曰同好惡弊王室杜預曰弊助也

使非族不干吾

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

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

洪業宣弈世之德履丕顯之祚

弈重也國語曰弈代載德

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

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

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

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

極搆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爲太子建

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

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

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脅

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

乃知關伯實沈之忿已成弃親即讎之計

已決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

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

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

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

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

若周公誅管蔡之類

或欲以

定霸功

若齊桓公殺子糾也

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儆

富強於一世也未有弃親即異元其根本

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

讎

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

春秋爲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靜立是爲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爲九代也

士勾卒荀偃之

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

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

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

中軍士勾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唅藥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勾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暝受舍伯游荀偃  
字也宣子即士匄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

且君

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

左傳曰公山不

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況忘先人之讎弃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

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

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

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

得失乎若異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

無

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  
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  
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  
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  
弃百疴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

武鄭

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  
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  
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  
悔之穎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  
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事見  
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

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  
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今整勒

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

魏氏

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  
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  
之哽咽若有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商奄  
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  
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  
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  
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  
後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  
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  
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  
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殄王  
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

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  
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  
其泰也則秦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  
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集 曹操遂

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

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

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

婢譚女以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

爵諡曰戴公

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

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

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

孔子家語

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晏嬰

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苟

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踈一也

左傳曰天實剝亂也

是

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

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季友獻欵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

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

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

兄弟君臣之義也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

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

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

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

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酒爲蛇足

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今將軍忘孝

友之仁襲關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

冤冤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

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

又玄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  
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  
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  
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  
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  
命以及館陶之役

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  
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

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  
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  
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

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

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  
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  
墮賢哲之操

墮音許  
規反

積怨肆忿取破家之

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  
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  
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  
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  
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  
賜環玦

孫卿子曰絕人  
以玦反人以環

譚不納曹操因此進



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

三百餘人

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

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突門旁爲橐已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

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

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

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

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

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

漳水

之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蔓陳琳求降

不聽尚還走藍口

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

操

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

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

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

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

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

幾音祈中音竹仲反

以其

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

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

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秦氏

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

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

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子還其

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

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

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

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

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

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

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

趨音促

譚墮馬顧

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

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

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棗向曹陳

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

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

珩音行

曰吾

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  
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  
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  
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

事君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悌也

曹

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

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潞州上黨縣有壺山

口因其險而置關焉

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

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

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

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遼

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廩中然後請尚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

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  
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  
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  
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  
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  
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  
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  
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度以爲己瑞襄平  
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  
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

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

初平元年乃分

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

萊諸縣爲營州刺史

爲猶置也

自立爲遼東侯

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



恭王景帝  
子名餘

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

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

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

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

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

而死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

盛

宗黨共為賊

又秦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

乃單馬入宜城

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請南郡人

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

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

荀彧書曰不喜得  
荊州喜得異度耳

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

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  
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  
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  
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  
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  
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  
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

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

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

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辟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素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

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寬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

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及  
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  
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己  
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  
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  
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  
之喜遂皆服從

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

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爲己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爲表北

藩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

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

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

於是

開土遂廣南接五領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領

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北

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

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

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

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

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

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閭宋

忠等

聞音開

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

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

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

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

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別駕劉先說表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

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

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持

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

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  
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  
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  
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  
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  
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  
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  
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  
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

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  
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  
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  
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  
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  
重思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  
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  
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  
之詬罵也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



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

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

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

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

六年劉備自秦紹奔荆

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

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

代語曰表死後八十

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

在荊州幾二十年

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

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

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

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  
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  
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

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  
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

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

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爲麗姬所譖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

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爲文公遂爲霸主見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

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人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

傅子曰巽字公悌  
環瑤博達有知人

監識

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

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

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

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洄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

操以琮爲青州

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

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

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

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

表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

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

操後敗於赤壁

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

劉備表琦爲

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

決敵則悍夫爭命

悍勇也

深籌高議則智士

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佞剛而不

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

亡徵

韓非亡徵篇曰佞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

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

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

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言其

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

南夏魚儷漢舳雲屯翼馬

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

麗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舳後持檢虞也左傳曰翼之北土馬之所生

闕圖訊鼎裡

天類社

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

之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

旣云天工亦資人

亮

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

矜彊少成坐

談奚望

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

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爲用雖遠國遠征無憂

征回皇冢嬖身積業喪

冢嬖也  
嬖愛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四下





列傳卷第六十五 范曄後漢書七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焉

表術

呂布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

王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

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

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  
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請選重臣以居  
其任焉乃陰求爲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即  
行會益州刺史郝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  
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  
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  
益州牧前書任安爲  
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  
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

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

綿竹

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

進攻雒縣

今益州雒縣

殺郝儉又擊蜀

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并蜀郡犍

爲郡

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

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

百人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

選吏卒迎焉馬到以龍爲校尉徙居綿竹

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

魯以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將  
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  
魯旣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欲  
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佗事殺州中豪  
彊十餘人

蜀志曰殺王  
咸李權等

士民皆怨初平二年

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

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

千餘乘

重輜  
重也

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

書御史璋奉車都尉

蜀志曰璋  
字季玉

並從獻帝在

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  
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  
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

助之戰敗

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

範及誕並見殺

焉旣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

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

疽卒

說文曰疽久癰

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

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以韙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

焉僭擬乘輿器服驕以此遂屯兵胸臆備

表

胸音蠢臆音如尹反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

初南陽三輔民

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  
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爲民  
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驕之在巴  
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驕因人情不輯  
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  
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  
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

驢於江州斬之

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

張魯以璋閭

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

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

故以羲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

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

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

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

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

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



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

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喬卿

父衍字季謀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

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

王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慕之可

劉備有梟名

梟即驍也

今以部曲遇之則

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

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

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

城

涪城故城今綿州城

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

蜀志曰是歲建安十

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

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

謀白璋收松斬之

益郡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

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詔曹公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

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

即便闇誦以此異之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

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

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

流涕備遷璋於公安

公安今荆州縣

歸其財寶後以

病卒

蜀志曰先主還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荆州以璋爲益州牧留

住秭

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

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

山在今益州晉原縣西

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

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  
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  
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  
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  
過而已

魏志曰大抵與黃巾  
相似首音式殺反

諸祭酒各起義

舍於路同之亭傳

傳音陟  
戀反

縣置米肉以給

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

法者先加三原

原免也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

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  
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

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爲符祝  
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去  
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去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  
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茲令祭酒主  
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茲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  
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  
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  
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  
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  
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  
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循  
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  
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

郎將領漢寧太守

泰山松書建安二  
十年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

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

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  
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  
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相文  
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  
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  
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  
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  
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  
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  
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  
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  
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  
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  
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逆  
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

閬中屬巴郡  
今隆州縣

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  
皆爲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

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

庶乎見幾

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夫地廣則

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

衍饒也

固

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

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

流斥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

恐吁哉

揚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



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膺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

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引兵

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

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

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  
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反匈奴於扶羅等佐  
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  
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而自  
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  
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楊翟初術  
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  
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識  
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

當塗高者

魏也然術自以術及又以表氏出陳爲舜後以

路皆是塗故云應之黃代赤德運之次

陳大夫轅濤塗表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

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

韋昭吳書

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

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

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遂拘堅妻奪

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

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

家四世公輔

表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

百姓所

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

簿閭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

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

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

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殷

明公雖弈

世克昌

弈猶重也詩云不顯弈代又曰克昌厥後

孰若有周之盛

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

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

室陵遲則有相文之霸

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逶遲

秦

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

人之衆欲徼福於齊相擬迹於高祖可乎

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

之欲雖古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

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興之

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

內人司徒

散之孫也術不說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

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

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

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

左傳曰王子朝去茲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

宮廟焚毀是

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

沛然自恣縱兒也沛音片害反

元惡

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

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

山謂袁紹爲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

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

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

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宁

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兒懼非海內企望之

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

不可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

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

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

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也夙早也天下

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

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京

生湯湯生逢逢生衍凡五代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

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

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



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

駁議致憎

駁雜也議不司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苟有

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

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

仲家

仲或作冲

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

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

為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

時獻帝在許

術大怒

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

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

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度淮留張勳橋蕤

於蘄陽

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酈元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

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

以拒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

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

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

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

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

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

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

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

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

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

方女國色也避亂楊州表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

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

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

瀟縣之山也瀟今壽州霍山縣

也瀟音潛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

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  
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  
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  
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  
州

青異  
幽并

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

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  
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  
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  
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

亭坐簣牀而歎曰

簣第也謂無茵席也

袁術乃至是乎

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

守劉勲

魏志曰勲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

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

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

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

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

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

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

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  
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  
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  
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幾音祈

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

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  
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  
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

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旣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鞬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



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

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

飛塹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與其健將成廉

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

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旣

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

橫紹患之布自不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

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

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

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  
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  
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  
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  
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  
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  
紹旣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  
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  
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

典略曰  
陳宮字

公臺東郡人也剛直列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  
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

布每

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

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

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

戰之地也

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

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

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

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

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

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

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  
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  
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  
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  
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  
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  
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  
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

董卓殺隗及術兄  
基等男女二十餘

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

典略  
曰元

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素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也

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

敗走海西

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

飢困請降於布布

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

豫州刺史遣屯小沛

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爲沛郡小

沛即沛縣

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

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

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

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

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

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

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  
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  
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  
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

曰諸君觀布射小支

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

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

中者當各解兵不

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  
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術遣韓盾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

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

弩持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惛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

兵公乃壞臺

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



追還絕婚執肩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  
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  
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  
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  
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

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

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  
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  
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

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  
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  
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  
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  
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  
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  
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勲橋蕤等與  
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  
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

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遲奉

與術卒合之師耳

卒音千忽反

謀無素定

素舊也

不

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

戰國

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

俱上於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遲奉書曰二

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

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

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

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

悉以軍資與之遲奉大喜遂共擊勲等於  
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  
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

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

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

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

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

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

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  
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旣至莒霸等不測  
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

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  
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  
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  
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二年布遂復從表  
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  
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

爲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諸將莫之比 爲

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  
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

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  
操漸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  
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  
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  
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  
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  
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  
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  
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

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鄴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

官於此

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

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

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

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

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

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

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

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



領之

杜預注左傳曰領搖頭也音五感反

布目備曰大耳兒最

叵信

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

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  
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  
柰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  
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  
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  
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

王莽改益州曰庸部

曷去負

荷地墮身逐術旣叨貪布亦翻覆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五



列傳卷第六十六

循吏

范曄後漢書七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荆

孟嘗

弟五訪

劉矩

劉寵

仇香

童恢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

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

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

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

輕法

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伍人沒入爲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鐺

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

身衣大練色無重

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

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

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劔賈兼百

金詔以馬駕鼓車劔賜騎士損上林池籞

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

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說文曰札牒也

勤約之風

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

禁坐猶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  
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  
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  
績用之最章章者也

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

又第

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  
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  
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  
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明時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撞郎朝廷諫  
慄爭爲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

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

潁川四長

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羸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

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

任賢良而職事自理

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

斯皆

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

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

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

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

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

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

颯音立

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

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

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

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

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

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

邦俗從化先是含涇涇陽曲江三縣越之

故地

含涇故城在今廣州含涇縣東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

武帝平



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  
輒發民乘舩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  
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  
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  
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  
耒陽縣山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  
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  
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

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

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

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

拜起

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

勅以桂

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

須待也

居二歲載病

誼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

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

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

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

亦

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

禮記曰禁人無伐桑

拓鄭玄注云  
愛蠶食也

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東觀

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  
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  
二月盛寒時並多刮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  
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  
江南頗知桑蠶織  
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  
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  
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  
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  
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

驚其壯

壯少也

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

祠延陵季子

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

時天下新定

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

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

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

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

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飯音

符晚反

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

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

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爲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

如窻牖中有石牀可寢處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

辟不到

四輔爲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掾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

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

原憲伯夷之節

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

都尉埽洒其門猶

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

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

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請編名錄於郡職也

延辭讓再三

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

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

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

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

陽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

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

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懇闢田疇歲歲

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

各因淫好無適對匹

適音丁歷反

不識父子之性

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

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  
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  
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  
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  
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  
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  
戍卒偵伺也音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  
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  
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

塩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  
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  
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  
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  
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  
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時將兵長  
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  
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



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

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

民累息

累息累氣

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

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

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

要害

黃石雜種號也

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

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

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

校學

也自掾吏子孫皆令誦學受業復其徭役

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誡邯人也

誡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

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

惠王肥之子也

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

而家焉父閔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  
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  
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  
閔與郡決曹史揚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  
爲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  
少學易遂廣闕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  
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  
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

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  
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  
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

所漂數十許縣

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

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

脩理之

費其功不難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書奏

光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

復上言昔元光之間

武帝年

人庶熾盛緣隄

懇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

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  
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今

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脩理其患猶可  
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旣多民不堪  
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  
汴渠東侵日月弥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  
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  
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  
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  
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

海經河渠書

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

禹貢圖及錢

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

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

乃商度地執鑿山阜破砥績

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

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去砥績山名也

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

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爾雅曰逆流而

上曰洄郭璞注去旋流也

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

然猶以百億計

十萬曰億也

明年夏渠成帝親自

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貲吏如西京舊

制

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

石或名其官爲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爲之

景由是知名王吳及

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

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

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

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欲令

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

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

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

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鳥等瑞

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

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

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

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

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

頃芍音鵲

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

由是懇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

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

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爲六

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



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

書冢宅禁忌

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

堪輿日相之

屬

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曰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

適

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也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

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

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

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

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

擢爲開陽城門候

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

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十五

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

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

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

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有遵奉教化者擢爲

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

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  
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  
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  
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  
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  
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  
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爲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郾人也

郾縣故城在今梓州郾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

輕少年

剽劫奪也

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

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

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

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

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

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

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

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  
於道其有放牛者輒去以屬稚子終無侵  
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

繩直也

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

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

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

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由盡情

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

譎詐數術

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

智筭若神也

元興元

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斂致奠醑以千數

醑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酢也

渙

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桮於路吏

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

鈔掠也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

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

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古樂府歌曰孝和帝

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

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永初二年鄧

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

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

然乎昔大司農朱邑

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理行第

一入爲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

祭祀右扶風尹翁歸

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

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祀

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

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

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

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

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

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忘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相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



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

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

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

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

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

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逃王一

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

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爲吏無有舡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會

稽陽羨人也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也

祖父武太守第

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

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

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

並悉少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

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

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  
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  
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  
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  
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  
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旣早沒一子爲  
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  
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

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

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

脆薄猶輕薄也

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

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

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

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

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謝承

書曰邠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

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

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爲  
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  
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  
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  
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鵠  
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  
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  
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

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  
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  
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  
澤時降

解見霍  
譚傳也

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

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

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

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

商販貨糴糧食

賀易也

先時宰守並多貪穢

詭人採求不知紀極

詭責也

珠遂漸徙於交

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

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

人所病苦及利

益之甚也

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

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

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舩

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

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

楊喬上書薦嘗曰

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  
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  
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  
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  
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  
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  
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

說苑

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



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  
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  
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  
云晉平公餘並同也 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

易曰我有好爵  
吾與爾縻之 廊廟之寶弃於溝渠尚書顧命曰赤刀大

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周  
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王鎮大寶

器藏焉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閒言晚暮也

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

涕夫物以遠至爲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爲貴

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前書

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左右爲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

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

喻人君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

思立微節不敢苟

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

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播出口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

詩外傳

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

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

以學文

文謂道藝者也

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

令

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

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

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

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責譴

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弃民也音上

時掌反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須待也

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

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

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

爲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

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栢焉嘉其  
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  
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  
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  
於前提耳訓告

毛詩曰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

以爲忿恚可

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  
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  
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  
方正四遷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

貴執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  
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  
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  
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  
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  
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暋同心輔政  
號爲賢相時連有灾異司隸校尉以劾三  
公尚書朱穆上䟽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  
高宗不罪臣下之義

尚書湯詒曰余一人有罪  
無以令萬方萬方有罪在

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帝不省音以蠻夷

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

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

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

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

多

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

也

悼惠王肥高祖子也

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

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

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

東平陵縣名  
屬濟南郡也

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弃官

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

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

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愿謹也  
風俗通

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  
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  
食五口五口爲一户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  
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  
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  
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

頗爲官吏所擾

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老眉顴髮

雜

也老者眉雜白黑也

自若邪山谷間出

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

人

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

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

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

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

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

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

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



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  
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  
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  
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  
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  
之曰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  
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  
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  
字正禮兄弟齊名稱

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  
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

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  
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  
亦可  
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兗州刺史

虛已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  
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  
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爲楊州牧振威將軍  
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  
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  
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  
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

續漢志考

城故舊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爲考城也

少爲書生淳默鄉里

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  
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  
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  
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  
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  
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詎覽告元不孝  
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

黃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

院爲落也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

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

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

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

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爲縣陽

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元凶惡不孝其母誚覽言元

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

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

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

修孝道後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我庭

成佳士也化我鳴梟哺所生

鳴梟即鷗梟也

時考城令河內

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  
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

無少鷹鷂之志邪

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時渙爲縣令故自稱百里

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

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卒終也

覽入太學

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  
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

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  
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  
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  
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  
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  
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  
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  
也論語曰  
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  
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

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  
僅恢作种也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

故城在今密州  
莒縣東北也

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

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

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

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

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

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

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  
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  
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  
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  
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  
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  
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  
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  
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  
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  
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  
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  
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  
異政吏人生爲立碑聞舉將喪弃官歸後  
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

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詩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

弦急則小絃絕矣故急

理善亨鮮

老子曰理大國者若亨小鮮也

推忠以及衆瘼自蠲

推忠恕以及於人則衆病自蠲除

一夫得

情千室鳴弦

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沈約宋書載畢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

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六